

毕业典礼，只为再次起航

董成龙

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6 届博士毕业生）

今年，2016 年，我们毕业，恰逢我院建立 20 周年，我们这届毕业生又增添了一重意义。今天我在这里发言，想起一百年前——1919 年，一战将息，在欧洲的废墟上，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作了两次演讲，其中一次讨论以学术谋生和为学术而生。对照今日，谋得博士的头衔，是以学术之名谋得更好的生计；而将生命浸润在学识之中，则是为学术而生。

[阿奎那] 一艘船将按照它所遇到的风向的变动，先朝一个方向然后朝另一个方向航行，要是没有那个把船驶向港口的舵手的技能，它就会永远达不到它的目的地。同样，靠智力行事的人也有其一生和种种活动所导向的命运；因为，抱定某种目的行事，显然是理性动物的天性。不过，人类各种各样的兴趣和爱好同样清楚地表明，当人们追求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时，有许多途径供他们选择。因此，人需要获得指导来达到他的目的。

而我在国关院得到了这种指导。陈丹青曾对“以艺术谋生”取代“为艺术而生”的现象大加痛斥：“艺术本是无事之事，而在不少分明世故而习练潇洒的中国同行面前，不知起于何时，我竟会觉得开口谈论艺术怕是一件迂腐浅薄到近乎羞耻的事。”在某些情况下，这里的艺术可以被学术置换，而我在国关院则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，这些年可以自由追逐学术之业。

[洛克] 没有一条河流是由于自身而伟大丰富的，而是由于它接受了许多支流，继续前进，这使他伟大而丰富。所有精神上的伟大也是这样。只是这取决于一个人得指出那么多支流必须遵循的方向；不取决于他是否从一开始就很有天赋。

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我们在国关院汇聚古今中西之学，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叩问中国向何处去。今天我们将告别学生生涯，告别燕园，流行歌曲告诉我们：“我知道，那些夏天，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”其然乎，岂其然乎？现代世界的诊断者尼采曾经指出：哲人、罪犯与战争是文明复原的手段；值此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际，罪犯与战争似乎不是我们所向往的；而要成为哲人——真正的思想者，我们才刚刚起步。

冯至先生诗云：我们所经过的城市、山川，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这些年在燕园的匆匆脚步，已经随着燕园和国关院的发展徐徐逝去；但点点滴滴已经汇入了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告别北大、告别国关院的学业生涯，这不是思想者朝圣之路的终点，只是下一段旅程的起点；我们不再有师长的殷切教诲，只能凭着自己的信念前行——“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追随他人的脚步，就不会走错，那他还会有很多弯曲邪路可走呢！”在《理想国》的结尾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劝告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，追求正义和智慧；——而我们在北大国关院学业生涯的结尾，这个毕业典礼，不只是对过去几年的留恋，更是要我们再次起航！